

主雲五主編

人人文



陸宣公奏議

陸 贄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陸 贄 著

陸 宣 公 奏 議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立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壽。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土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尙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獬狔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播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愾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候其爲相贄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驕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衡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日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量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曷書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媿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媿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炳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一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其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願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贄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贄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贄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滄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坊臣狀

興元論賜渾城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宜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綠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綠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資參事體狀

奏議資參等官狀